

Flaskepost
Fra P

瓶中 信



F l a s k e p o s t F r a P

悬案密码

003

Flaskepost Fra P
Andet bind i serien om Afdeling Q

瓶中 信

「丹麦」尤西·阿德勒-奥尔森 著 管中琪 译

唯一一部超越《龙纹身的女孩》之北欧犯罪系列小说

传说捡起海里的瓶中信会招致厄运，因为瓶里往往承载着许多不幸，或是致命的求救信息。但随着潮汐漂流的瓶中信，只有极少数被人拾起。剩下那些不知漂往何处的瓶子，只能祈求在茫茫大海中，有人能听见它们迫切微弱地呼救声……

Flaskepost
Fra P

瓶中 信



《悬案密码》第三部

l a s k e p o s t F r a P

[丹麦] 尤西·阿德勒·奥尔森 著 管中琪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瓶中信 / (丹) 阿德勒 - 奥尔森著 ; 管中琪译. —
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(《悬案密码》三部曲)
ISBN 978-7-5399-7580-1

I. ①瓶… II. ①阿… ②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丹麦—现代 IV. ① I53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0778 号

FLASKEPOST FRA P (MESSAGE IN A BOTTLE)
by JUSSI ADLER-OLSEN
Copyright © 2007 by JUSSI ADLER-OLSEN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P/Politikens Forlagshus A/S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©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c/o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登记号: 图字: 10-2011-150 号

书 名	瓶中信
著 者	[丹麦] 尤西·阿德勒·奥尔森
译 者	管中琪
责任编辑	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	钟 原 栗梦霞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2.5
字 数	28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7580-1
定 价	3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序幕

这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三个早晨，身上的衣服已散发出海草与焦油的气味，船屋木地板下的碎冰缓缓摇晃，不时撞在撑起船屋的木桩上，以前平凡而美好日子的记忆也越发鲜明清晰。

他从废纸堆成的床铺上尽可能抬起上身，想看清楚弟弟的脸。那张睡梦中的脸庞因为受冻与折磨纠缠成一团。

他很快就会清醒，醒来后会先一脸困惑地四下张望，然后察觉到紧绑在手腕和身上的皮带，听见让他动弹不得的锁链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。他将会通过涂着焦油的木板之间的缝隙，看见日光与冰雪争先恐后向他们逼近。

他无数次看见弟弟眼中闪现绝望，即使贴在嘴上的胶带让他快喘不过气来，他仍不断啜泣着祈求耶和华的慈悲。

不过，他们两人都知道耶和華不会赏他们一眼，因为他们喝了血。那个人先将血滴在水杯里强迫他们喝下去，等到喝光后，才告诉他们喝下了什么：掺了禁忌之血的水。现在，他们得永远受到诅咒了。从今以后，比起口渴，羞愧将使他们备受煎熬更加痛苦。

你觉得他会对我们怎么样？弟弟恐惧的眼神曾经如此询问。但是他怎么会知道？直觉告诉他，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。

他躺了回去，眼睛依靠着微弱的光线把整个空间重新搜寻一遍。他的目光扫过天花板的椽梁与密布其上的重重蛛网，将屋檐、墙角等结构铭刻于心；又隐约看见藏放于斜柱后面腐朽的桨与舵，以及自许久以前最后一次使用过便弃置一旁的烂渔网。

最后，目光落到他身后的瓶子。一抹日光掠过淡蓝色瓶身，将瓶子照耀得闪烁发亮。

瓶子几乎就在他身后，但因为卡在厚实的木制地板的夹缝间，不容易拿到手。

他把冻僵的手指伸进木板夹缝，尝试握住瓶颈。若能使劲拽出瓶子，他会打破它，用玻璃碎片割断手腕上的皮带。皮带断了之后，麻木的双手便能解开身后的扣环，撕掉嘴上的胶带，扯下身体与大腿上的皮带。只要固定住皮带的锁链不再将他牢牢绑住，他就能脱身解开弟弟的束缚，紧紧抱住他，直到两人的身体不再颤抖。

然后他将蓄积力量，一鼓作气拿起玻璃碎片钻磨门框的木头，挖掉铰链周围的木材。若是在他完成之前发生了可怕的事或是有汽车驶近，那么他打算把断掉的瓶颈拿在手里，在门后埋伏等待那个男人出现。是的，他会这么做。

他往前倾，冻僵的双手在身后合十，请求耶和華寬恕他邪惡的思想。之後他繼續又抓又刨，試圖將瓶子弄出來。他一直抓，一直挖，最後瓶子有點鬆動，能夠抓得住瓶颈。

他豎耳傾聽。

那是引擎聲嗎？沒錯，不可能聽錯。聽起來像是大型車輛強勁有力的引擎聲音。車子會開過來嗎？還是單純經過這兒要到別處去？轟隆隆的聲音逐漸增強，他發狂似的拉扯着瓶子，手指關節咔咔作響。接着聲音變小了，是外頭轆轤轉動的风力發電機發出的呼嘯聲嗎？

他呼出的溫暖氣息在面前形成一團霧氣。他其實並不害怕，一想起耶和華，想起耶和華的慈悲憐憫，便渾身充滿力量，他咬緊牙關繼續干活。

瓶子終於拔出來了，他大力地將瓶子往木板敲下去，吓得弟弟猛地抬起頭，驚惶地四下張望。他不斷在木地板上敲瓶子，但是雙手被綁在身後無法使力，最後手指再也握不住瓶子鬆了開來。他使勁向後扭過頭，眼神空洞地瞪着落在一旁的瓶子。

屋梁上的灰塵輕輕飄落。他沒有辦法打破那個該死的瓶子，可笑的小瓶子。為什麼他就是辦不到？因為他喝了禁忌之血嗎？所以耶和華遺棄了他們？

他望着將自己卷在被子裡慢慢躺回床鋪的弟弟。弟弟一句話也沒說，黏在膠帶底下的嘴巴完全沒有發出喃喃之語。

他花了很長時間搜集所需要的東西。在被綁住的情況下，儘可能伸長身體用指尖刮下木板之間的焦油。這是最為困難的一環，其他東西都在他可及之處：瓶子、木製地板剝落的木片，還有屁股底下的紙張。

他挣脱掉一只鞋，将木片深深扎进手掌，痛楚让眼眶瞬间泛起泪光。他把血滴入鞋子里，持续了一两分钟，然后撕下一张大纸，将木片浸在血里。接着，他用尽全力扯着锁链转过身子，以便能看见自己写的字。用这种姿势写字非常困难，但是他仍尽可能写下他们的困境。写完后，他在最底下签上名字，将纸张卷起来塞进瓶子里。

他花了点时间将焦油填入瓶颈中，然后强力摇晃，多次确认瓶子是否已牢牢封好。

刚完成手边的工作，引擎噪音再次传来。这次绝对没错。他心痛地望着弟弟半晌，接着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将身体移向一道从墙上较宽的裂缝透进来的光，以便将瓶子从缝口挤出去。

门打开了，一团白色的雪花中，出现一道巨大的阴影。

寂静无声。

接着，扑通一声。

瓶子掉出去了。

第一章

卡尔这次醒来的状况已经算是比较好了。

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涌进食道里的胃酸，于是睁开眼睛，想找些能舒缓不适的东西。没想到旁边枕头上竟出现一张女子的脸，唇边还印着口水的痕迹，眼上的睫毛膏全都糊了。

你真该死，卡尔心想，她是西赛儿啊！他拼命回忆前一晚究竟干了什么。偏偏是邻居西赛儿那个老烟枪，讲话像机关枪而且就要从阿勒勒市政府领“杰出女性”退休金的女人！

他脑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，然后缓缓掀开被子，发现自己还穿着内裤，不禁松了口气。

“真要命！”他呻吟了一声，移开西赛儿放在他胸前那只青筋暴露的手。维嘉搬离后便不再发作的头疼如今又痛了起来。

“拜托，别说得太详细。”他在厨房里对莫顿和贾斯柏说，“只要简单告诉我那个女人为什么躺在我楼上的枕头上就好了。”

“嘿，那老太婆应该有一吨重吧。”继子贾斯柏打断他的话，随手打开一瓶果汁，大口灌下去。即使是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¹也无法预言贾斯柏哪天才学得会将果汁倒在杯子里饮用。

“抱歉，卡尔。”莫顿说，“她找不到钥匙，你反正也醉得不省人事，所以我就想……”

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莫顿的烤肉派对。卡尔暗自发誓，然后望了一眼放在客厅里的哈迪的床铺。

自从14天前将哈迪安置在家中之后，卡尔再也感受不到舒适的居

1. 诺查丹玛斯（1503—1566），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，著有四行体预言诗集《百诗集》。有研究者从这些短诗中“看到”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，以及飞机、原子弹等重要发明的预言。

家气氛了。并不是因为病床占据了客厅四分之一的面积，遮住眺望花园的视野，也不是因为挂着各种药袋的支架让人不舒服，或者是哈迪瘫痪的身体散发出难闻的气味。都不是这些原因，而是始终纠缠不去的愧疚感改变了一切。他对于自己能够发挥双脚的功能随时开溜感到内疚，伴随着愧疚感兴起的是想要补偿的欲望，他觉得自己必须陪伴在哈迪身边，为这个瘫痪的男人做点事情。

在几个月前，他们还在斟酌将哈迪从霍内克脊椎中心医院接回家里有何利弊时，哈迪已经先发制人说道：“别担心。我躺在这儿一个星期见不到你一次。我若是住到你家，至少能帮你省下几个钟头关注我的时间。”

不过事实上，即使哈迪总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静静打着盹，但无论是身体、精神或是日常生活作息，仍然很难忽视他的存在，连说话也要变得小心谨慎。这样的日子令人神经紧绷，然而在家里实在不应该这么紧张才是。真是他妈的要命。

更别提生活上的琐事了：洗衣服、换床单、帮身材壮硕的哈迪翻身擦洗、采买、和护士与政府机构打交道、煮饭。虽然大部分都是莫顿在打理，不过仍然不是全部。

“睡得好吗，老家伙？”他走近哈迪的床旁问道。

他的前同事睁开眼睛，挤出微笑：“哎，不就是这样嘛。卡尔，休假结束了，工作在召唤了。这两个星期过得真快啊，不过莫顿和我应付得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重要的是别忘了帮我向其他同事问好，好吗？”

卡尔点点头，哈迪一定他妈的很难受，难受得要命，要是能和他交换一天该有多好。

只要给哈迪一天就好。

除了警卫室里的值勤警察之外，卡尔没有看见其他人影。警察总局的中庭空荡荡一片，回廊笼罩在冬天般的灰蒙之中，感觉有点异样。

“见鬼了，这儿怎么回事啊？”他走在地下室走廊大叫。

卡尔原本期待迎接他的是吵吵闹闹的气氛，空气中会飘散着阿萨德的薄荷茶味，或者至少是萝思用口哨吹奏出的伟大古典乐，但是地下室却冷清空无一人。难道在他请假将哈迪安置在家的14天内，所有人全部离职了吗？

他走进阿萨德的小办公室东张西望，满脑子困惑不解。没有老阿姨

们的照片，没有跪毯¹，没有装着黏糊糊糕饼的罐子，甚至连天花板的日光灯管都没亮。

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这儿是他的安全领域，可以尽情吞云吐雾，无须理会萝思的脸色。他在此至少侦破过三件案子——但其中有两件不得不放弃。悬案组经手的陈年旧案，依照他自己的经验整齐地分为三叠，井然有序地暂时摆在办公桌上。

然而打开办公室灯后，他却陡然呆住。他几乎认不出那张抛光过的光秃桌子，桌面上一尘不染，也没有累的时候可以放脚，之后再揉掉丢进垃圾筒里写得密密麻麻的A4纸。总而言之，这儿没有半点生气。

“萝思！”他扯开喉咙咆哮道。

声音在地下室各个房间回荡着。

他就像是《大地英豪》里最后那位摩根战士、《小鬼当家》里的凯文，是愿意拿整个王国交换一匹马的国王²。

他抓起话筒按下楼上凶杀组丽丝的号码，25秒后电话被接了起来。

“秘书室。”索伦森——对卡尔敌意最重的女同事——的声音响起。

“索伦森，”卡尔语气讨好地说，“我是卡尔·穆尔克，我现在一个人孤零零坐在地下室。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知不知道阿萨德和萝思在哪儿？”

话音落下不到一秒，那只愚蠢的母牛哧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
他无奈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沿着走廊往后走到萝思的领地，消失的档案或许放在那儿。但他刚踏进她的办公室，心脏便突地顿了一下，所有档案果然迎面跃入眼帘。不过14天前仍摆在他桌上的成堆的档案，现在却像壁纸一样钉在隔开阿萨德与萝思办公室那面墙的木板上，钉着档案的木板至少有十片，几乎遮蔽了整个墙面。

一把松木材质的淡黄色梯子清楚显示最后一件案子被钉在何处。那是他们第二件不得不放弃的案子，悬而未解的案件。

卡尔退后一步浏览着这处档案文件地狱。搞什么东西，他的档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难不成阿萨德和萝思把保险丝烧坏了，所以脚底抹油溜

1. 跪毯，一种大约四尺乘六尺大小的东方小地毯。

2. 语出莎翁剧作《查理三世》：“A horse, a horse! My kingdom for a horse!”

掉了？

没用的胆小鬼。

3楼也一样毫无人迹，甚至连柜台后面的索伦森位置上也不见人影。组长办公室、副组长办公室、茶水间、会议室，全部连个鬼影也没有。

他妈的这儿究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发布炸弹警报了吗？还是这段时间内，警察改革彻底成功，于是解雇了所有人员，准备将这栋建筑物卖给出价最高的人？或者新来的司法部长大开杀戒了？

他搔搔后脑勺，拿起话筒打电话到警卫室。

“我是卡尔·穆尔克。所有同事究竟都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大部分都到纪念中庭集合了。”

“纪念中庭？为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丹麦警察的拘留纪念日¹9月1日才会举行，还有半年多的时间，大家现在聚到纪念中庭做什么？”

“司法部长希望向几个部门说明改革调整内容，发布通知的时候你应该在请假，我们以为你知道。”

“我确实是请假没来。不过我刚刚和索伦森通过电话，她一句话也没吭。”

卡尔摇摇头，真是彻底疯了。等他到达中庭，司法部八成又会宣布改了些什么鸡毛蒜皮的无聊事。他瞧着凶杀组组长那张单人沙发，柔软得诱人，躺在这儿小寐一下，至少无须担心被其他同事看见。

十分钟后他醒了过来，因为凶杀组副组长罗森·柏恩拍拍他的肩膀，将他摇醒。阿萨德眼神稚气的大眼睛露出笑意，距离他的脸只有10公分。

平静的时间结束了。

“来吧，阿萨德。”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“我们快回地下室，把文件从墙上拿下来，萝思人到哪儿去了？”

阿萨德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卡尔。”

卡尔将衬衫塞进裤子里。该死，这个男人在说什么？当然可以。发号施令的人是他卡尔吧？

“快把萝思带来，现在就去。”

1. 1994年9月19日，德军占据丹麦警察岗哨，夺去丹麦警察职务，将重要的警官押送到德国。

“地下室马上就要关闭了。”说话的人是罗森，“绝缘管的石棉不断掉落，庶务组¹已经派人去看过了。”

阿萨德点点头。“没错。我们必须将东西拿上来。搬到这间办公室来虽然不是特别舒适，不过我们帮你弄了张时髦的椅子。”他补充说，仿佛那是种安慰。“啊，对了，目前只有我们两个。萝思没兴趣搬到上面来，所以周末多请了几天假，之后她就会回来上班了。”

他们干脆踩在他尊贵的老二上算了。

1. 负责管理单位杂项事物的机构。

第二章

她瞪视着火焰，直到蜡烛烧尽，整个人被黑暗笼罩。他经常就这么离去，但在结婚纪念日离开却是第一次。她深深吸口气站起身，这段日子以来，她渐渐习惯一边倚窗等待，一边在玻璃上呵出一层雾气，写上他的名字。

当初两人认识的时候并非没有警讯。她的朋友小心翼翼地表达心中疑惑，母亲则是直截了当说他年纪太大，而且眼中闪烁邪恶光芒，让人看不透，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

所以，她很久没有和母亲与朋友见面了，想要重拾联络的渴望越大，绝望也相对越深。她应该找谁谈谈？身边已经没有可以听她说话的人了。

她紧抿着嘴唇，坐在洁净的空荡房间里，泪水逐渐在眼眶里打转。

儿子忽然动了一下，发出些许声音。她正了正色平复情绪，用食指拭去滴落鼻尖的眼泪，然后做了两次深呼吸。若是她丈夫欺骗她，也别想指望她会永远不变。

人生绝对还有更多事情值得期待。

她丈夫悄无声息地进入卧房，安静得只有投射在墙上的影子泄漏了他的存在。他的肩膀宽阔，双臂壮硕，全身散发热气。他一丝不挂在她身边躺下，将她拉向自己。

她期待听见柔情蜜语，听他道歉哄她，心里却害怕闻到陌生女子的微弱香味，害怕他因为良心不安而犹豫踌躇，但他一言不发抱住她，饥渴热情地将她翻过身来，脱掉衣裳。他的脸浸淫在月光下，让她也不由得亢奋起来，漫长的等待抛诸脑后，担忧与怀疑消逝于无形。

他们上次温存恩爱已是半年前的事了。

谢天谢地，一切又回复到过往。

“亲爱的，我待会儿要出远门。”第二天吃早餐时他毫无预警地说，一边摸摸小孩的脸庞，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那句话不具任何意义。

她双眉紧蹙，噙起嘴唇，让想要脱口而出的疑问多停留一会儿，然后把叉子放在盘子上，愣愣地盯着炒蛋与培根。虽然距离昨夜的温存已有一段时间，但她仍感受得到下体的悸动，他的温柔与充满爱意的目光余韵未退，让她留恋不已。但这一切只到刚才为止，3月的太阳像个不速之客闯进屋里，将事实照亮得无所遁形：她先生只是回来一会儿。又是这样。

“你为什么从来不谈你的工作？我是你的妻子啊。”

他手里本已拿着刀叉准备进食，这时停了下来，眼睛变得阴郁晦暗。

“我是认真的。”她又继续说，“这一次又要多久时间你才会像昨夜那样？难道我们已经走到我对你不再了解、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地步了吗？即使你人就在眼前，心却不在我身边？”

他直直看着她的眼睛：“你不是打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可以谈论我的工作吗？”

“是没错，但是……”

“那么就别再唠唠叨叨问个不停。”

他把刀叉丢在盘子上，转头对儿子勉强一笑。

她刻意放慢呼吸，让自己平心静气，可是绝望的感觉始终在脑海中喧闹不休。他在结婚前确实说过绝对不准谈论自己的工作，大概是因为涉及谍报任务或者诸如之类的内容，她也记不太清楚了。然而据她所知，有些从事特务的人除了工作之外，也过着堪称正常的生活啊！她的生活却一点儿也不正常。难道说，外遇之类的另类任务也属于情报人员的职责范围？因为不管怎么左思右想，几乎没有其他的可能。

她收拾着碗筷，心里一边盘算是否要对丈夫下最后通牒。要冒着他可能大发雷霆的风险吗？她害怕他勃然大怒，也不清楚他的怒气会爆发到何种程度。

“什么时候会再看见你？”她问道。

他微微一笑：“下星期三应该就回来了，没有意外的话，这个工作大概持续8到10天。”

“哦，所以你赶得及回来参加保龄球赛。”她的语气有点尖酸。

他站起身，从身后将她拥入怀中，双手在她胸部下方交握。一感觉

到他的头靠在肩窝，她的身体不禁满足得一阵哆嗦。

“是的。”他说，“球赛时我会在，到时候我们又能像昨晚一样温存，好吗？”

引擎声随着他开车离去逐渐消失，她双手抱胸久久呆滞出神。寂寞是一回事，但是不知道必须为此付出何种代价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要证实她先生这种男人外遇通奸的机会微乎其微，虽然她从未尝试行动，但心里非常清楚。他的工作范围很广，而且相当谨言慎行，两人的共同生活处处证明了这一点。退休金、保险、门窗、行李……所有事情他全部要确认两遍，桌子永远条理有序，皮包里或抽屉中不见凌乱的发票或纸条。他是个不会留下太多痕迹的男人，就连他离开房间后不过才几秒，他的气味便也随之消散无痕。她该如何证明他有外遇？除非找私家侦探调查，但是，她哪来的钱支付费用？

她下唇往前努起，慢慢地往脸上呼出气息。只要紧张或者必须做出重要决定，这个动作就会不经意跑出来。当年购买参加坚信礼¹的服装、骑马跃过最高的障碍物、答应先生的求婚……有时候甚至只是走在街上，想看看外面世界柔和灯光下的生活是否不一样时，她都会做这个动作。

1. 坚信礼，一种基督教仪式。根据基督教教义，孩子在一个月时受洗礼，十三岁时受坚信礼。孩子只有被施坚信礼后，才能成为教会正式教徒。

第三章

心地善良、体型魁梧的戴维·贝尔下士偷得浮生半日闲，独坐在岸边凝视浪花拍岸，涛声惊天。太阳在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岬角只赏脸半天，但景致却有双倍之美。这儿是戴维出生之地，如果可以，他希望日后也能在此安息。

汹涌狂暴的大海是贝尔下士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，他为什么要将时间浪费在十六英里外的南方，枯坐在威克市班克黑路上的派出所里？想都别想，那座了无生气的港都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，他也毫不掩饰这种想法。

因此，只要北部地区有人滋事，主管便会派他过去处理。他开着巡逻车前往当地，威吓被睾固酮¹驱使的闹事家伙若再不安分，就请印威内斯的警官过来，这招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因为在苏格兰的最北方，居民不太欢迎陌生人插手管事。接着，他们会将劣质威士忌加入好喝的老奥克尼劈颅者啤酒里，开怀畅饮。拜开往奥克尼的渡轮所赐，他们真的已经受够外来的旅客。

波浪在一旁静静等待他纷杂的思绪沉淀下来，若说有什么值得贝尔下士把时间花在上方的事物，那就是缓缓翻腾的波浪。

贝尔下士对大海的热爱至深，简直就是一种传奇，但若没有这份爱，瓶子也不会落到他手中。那天这位下士身穿新熨好的制服坐在礁岩上，享受微风轻扬发梢，吹拂帽檐，别人才能好整以暇地把瓶子交给他。

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。

当拖网船收起捕满渔获的渔网时，瓶子就卡在网眼上隐隐闪烁。瓶子经过海水长时间冲浸，表面已有些晦暗不清。“酿狗号”船上最年轻

1. 睾固酮，一种强有力的、具同化作用的荷尔蒙。它刺激肌肉、骨骼、皮肤、性器官等发展，以及其他男性身体特征，例如：头发的生长。近来科学家还发现，睾固酮也藉着加强视觉与知觉的技巧来增进智力。

的渔夫一眼就察觉那不是个寻常的瓶子。

“丢回海里去，塞穆斯！”船长一发现瓶子里的纸条，马上大喊，“这种瓶子会带来霉运，我们叫作瓶瘟。魔鬼在墨水里等待被释放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！”

但是，年轻的塞穆斯不知道这类故事，最后决定将瓶子交给贝尔下士。

贝尔下士回到威克市时，有个当地的酒鬼在派出所里闹了老半天，所里的同僚早已没有力气将闹事的白痴制伏在地。贝尔脱掉制服外套往旁边一丢，赶紧上前支持同事。脱衣时，瓶子不小心从口袋里飞了出去，他急忙捡起放在窗台上，然后压制住醉鬼的胸膛，想让对手无法喘息。但是贝尔万万没料到，自己面对的是一位来自凯思内斯¹，如假包换的维京人²后代，对方出乎意料地往他的生殖器重重一踹，痛得他头晕目眩、眼冒金星，也将瓶子的事抛到九霄云外。

瓶子摆在直接受阳光曝晒的窗台角落好久、好久，完全无人注意，也没人关心阳光和逐渐在瓶内玻璃上形成的冷凝水，正一点一滴损耗着里面的纸张。

纸上的内容渐渐模糊褪色，始终没有半个人花时间去阅读第一行字，所以也就没有人询问“HJELP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

一直到有个没用的家伙因为车子停错地方收到罚单，一气之下入侵派出所计算机让其中毒后，瓶子才又有机会回到人们手中。派出所打电话给电子数据处理专家米兰达·麦卡洛克，请她前来处理。每当恋童癖将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无耻行径加上密码、黑客要遮掩在网络银行的交易纪录，或者被解雇的员工删除掉公司的硬盘数据时，大家就会求助于米兰达。

米兰达受到宛如女王一般待遇，她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保温壶里总是装满热腾腾的咖啡，窗户大大敞开，广播也调到苏格兰 BBC 频道。

由于风将窗帘吹起，所以她到达办公室的第一天就发现了瓶子。

1. 凯思内斯，苏格兰一草原郡。

2. 维京人，即北欧海盗，他们从公元 8 世纪到 11 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，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，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“维京时期”。

好漂亮的小瓶子，她心想。瓶里的暗影让她微微诧异，不过她没多想便着手处理入侵程序的一大串数字序列。第三天，她终于成功辨识出病毒类型，满意地从座椅上起身走到窗边，然后拿起了小瓶子，没想到瓶子竟比想象中还要沉，而且摸起来很温暖。

“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她问隔壁的秘书，“是封信吗？”

“啊，天啊，那个瓶子。”对方回答说，“那个瓶子应该是戴维·贝尔放在那儿的。我猜应该没错，怎么了，里面有什么吗？”

米兰达拿起瓶子对着光察看，纸条上好像有字？但瓶子内壁凝结着水珠，所以看不清楚。

她将瓶子翻来覆去一会儿：“那个戴维·贝尔人在哪儿？也在派出所里吗？”

秘书摇摇头：“很遗憾他已经不在了。几年前戴维和同僚追踪一辆肇事逃逸的汽车，结果不幸在威克外围地区丧生了。那是场可怕的意外，戴维真的是个好人。”

米兰达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说话的这段时间，她越发确定纸上有字。不过，引起她注意的并不是那个，而是沉在瓶底的污渍。

见鬼了，凝结成一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血迹。

“我可以把瓶子拿走吗？是否需要先请示某个人呢？”

“问问爱默森，他是戴维多年的搭档。不过，他一定会答应的。”

秘书转身面向着走廊喊，“喂，爱默森，过来一下。”声音几乎震得玻璃作响。

米兰达眼前出现一位看起来脾气温和的结实男子，不过眼神似乎有些悲伤。

“你问我是否可以把瓶子拿走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完全不想和那东西牵扯上关系。”他说。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唉，说起来或许很愚蠢，但是戴维遇难之前，正好又想起了那个瓶子，认为必须想办法把它打开。瓶子来自村里一位年轻渔夫，但那年轻人却在几年后因为渔船翻覆，落海遇难。戴维可能觉得亏欠他，所以打算好好检查瓶里的东西，但是还来不及打开瓶子就死了。那显然不是个好征兆，不是吗？”爱默森摇摇头，“拿走吧，不过我必须警告你那瓶子会带来噩运。”